

波蘭的年輕人

——沒有未來的沙漠或創新機智的綠洲

KOŚCIAŃSKI Artur & 鄭得興

一、前言

本篇文章主要是介紹今日波蘭年輕人的概況。筆者Artur曾在2009年隨波蘭科學院社會學者團造訪台灣，行程中安排與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與研究中心交流，雖然第一次接觸時間短暫，不過隔年（2010年）一月筆者（鄭）就去華沙拜會Artur，我們廣泛交換意見及研究心得，並在同年八月促成台北駐華沙代表處與波蘭科學院（哲學與）社會所的公民社會小組合作舉行學術研討會，我們都發表了文章。2011年Artur來東吳大學社會系擔任交換學者三個月，他的研究領域為公民社會，也對華人的「關係」深感興趣。本篇文章是Artur對波蘭年輕世代的觀點，首先先介紹Artur，並簡短說明波蘭的基本國情，其次是Artur的年輕世代論述（原文是英文），最後筆者（鄭）再總結一些看法。

二、波蘭簡介

波蘭歷史始於10世紀中，16世紀波蘭與立陶宛共組聯邦國，國土面積橫跨中、東歐，18世紀波蘭遭俄羅斯、普魯士及奧地利瓜分，1918年一次大戰後波蘭獨立。二次大戰之後波蘭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家，1980年工人暴動導致團結工聯的成立，最終贏得1989及1990年的國會及總統大選。1990年代初期波蘭採用「休克療法」促使國家經

濟轉型，並於1999年和2004年分別加入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

波蘭國土面積31萬多平方公里，約為台灣九倍大，大部分是平原，僅南部邊界有高山。總人口3800多萬，其中96.7%為波蘭人，人口呈現負成長（-0.075%），人民平均壽命為76.25歲，其中男性為72.31歲，女性為80.43歲。波蘭語是官方語言，89.9%的波蘭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全國識字率99.5%。人均GDP為20600美元（2010年），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農業佔3.4%，工業佔33.6%，服務業佔63%。全國失業率為12.4%，15-24歲青少年失業人口為20.7%。（<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pl.htm>，2012/11/4）

三、波蘭的年輕世代

當我們以地位、職能、社會角色的觀點來分析年輕世代時，尤其是當我們尋求兩個不同的國家或文化之間比較的共同基礎時，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處理的是最複雜的社會子系統之一。在這方面我們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是，我們可否找到居住在不同社會的年輕世代有無類似及可比較的共同條件。

文化全球化是年輕人產生相似行為和態度的建設性力量，而全球化的生活型態及生活方式又提供了年輕世代的共同想像，特別是西方的年輕世

代，他們正在實踐相同的價值及理念。不過20世紀中數以千計的分析與報告，都是以意識形態式地將年輕世代劃分為不準確的X世代或Y世代或Z世代。這種片面的思維方式未有足夠的概念框架，用以分析青年行為的全球多維條件，而簡化的描述途徑缺少科學的進一步論證。現在我們正在尋求更好的知識，以了解現今地方層次的年輕世代，以及包括全球文化對話及跨文化層級的年輕世代。

所以全球文化似乎有力量來縮減文化間的差異，而全球文化對人類而言可能是件好事。不過全球化也可能因一致性的普遍化，而失去了對抗文化差異所導致問題的能力。當今社會正經歷著風險，這類型的社會正迅速撕裂家庭、工作（正式職務）、民主（今天我們面臨假民主及菁英民主），及無污染的自然環境。每個社會都在歷經如此風險嗎？儘管風險社會的概念受到普遍的批判，我們要認真思考它可能成真。過去幾年裡，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興起已毋庸置疑地證明這項風險。

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顯示世界上最受影響的人群是年輕人，讓我們提供一些證據來說明波蘭年輕世代在風險社會條件下的生活事實。波蘭年輕世代的操作型定義涵蓋14歲至35歲之間的人口，在此定義中的較低年齡是根據青少年的公法地位而定，

據此他們有法律能力可以做為公共行為（在法院，在市場，及教育體系內）的主體，有些研究人員甚至將年輕世代的年齡上限延伸到38歲或甚至40歲。我們認為年齡的延伸偶爾可行，特別是家庭和人口學的研究，但是文化研究及道德或價值多元文化研究中，僅考慮一般共通及精準的青年定義即可。

根據2010年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顯示，波蘭約有38%的人口介於14歲到35歲之間，其中性別比例平衡（男性50.4%，女性49.6%）。多數居住在村莊或中小型城鎮，約有34%的青年住在大城市，超過50%的年輕人沒有固定的居住方式。只有23.6%的年輕人具有高等教育學位（大學以上），近一半的波蘭青年人口從事有薪工作，31%正在接受教育、8%左右失業（永久失業者有2%）。此處的失業青年估計是根據自我陳報的方式，其中包括未登記的非法工作比例，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18-30歲之間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0%。

波蘭的共產主義制度已歷經轉型，青年的生活取向比他們的父母更進步。1989年以後的轉變和2008年的危機也形成了年輕人的困難處境，他們的失望和挫折轉而對過去世代的不滿。不過另一方面，波蘭年輕人的生活取向是積極又能自我調適



週末的波蘭年輕人（資料來源）：PAP/EPA/ Andy Rain



團結工聯與波蘭年輕人為人權而抗爭
（資料來源：PAP/Pawel Supernak）

的，他們沒有「過去」，也不願返回到他們父母那種停滯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動機較具個人化，也較重視家庭導向，但外在信任度較低。

歐洲社會調查資料顯示波蘭年輕人的不信任度比年長者低，不過他們在與其他波蘭人接觸時卻也是謹慎小心的，只有4%的年輕人能完全信任他人。我們並沒有社會主義時期有關年輕人信任的資料，不過我們認為那時候的年輕人可能更不信任。今日的風險與增加的信任謹慎感可能是過去這23年發生在波蘭的政治與經濟轉型所造成的結果。

僅有4%的波蘭年輕人覺得自己受他人歧視，這結果與非年輕人的比例差不多。這顯示整個波蘭社會已相對開放和尊重民主的寬容原則，這結果也間接突出了社會年輕成員能接受波蘭轉型的方向，及他們成功地內化了新秩序的規範。

波蘭年輕世代的生命歷程中有兩次困難：第一次在1989年後的轉型，第二次在2008年世界危機之後。它們對這些困難的反應是什麼？當我們想深入了解波蘭年輕人對危機的反應時，我們必須先關注他們社會性格中一些心理及社會的前提條件。

根據舒瓦茨（Schwartz）的生活取向量表，波蘭年輕人具有創新導向（60%），他們比年長世代具有較高的不順從（82%的年長世代及54%的年輕世代遵守既存的社會秩序）。88%的年輕人是個人主義者（全波蘭平均為85%），波蘭年輕人更有

冒險取向（43%），非波蘭年輕人的冒險取向約為20%，波蘭年輕人的成功取向（53%）也比非年輕人高（37%）。37%的波蘭年輕人是享樂主義者，波蘭年長世代自認是享樂主義者為18%。年輕人（82%）比非年輕人（78%）更具平等意識，年輕人（66%）也比非年輕人（80%）較不具保護生態意識。

年輕人的信任危機與社會冷漠，已經開始威脅到社會秩序及挑戰價值體系。波蘭年輕人對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信任度相對低，他們比較信任司法制度及警察，比較不信任議會及政黨或政治人物。上次全國大選的年輕人投票率為63%，其中約有10%的年輕人宣稱他們與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有直接接觸。

在政治傾向量表的測量結果顯示，波蘭年輕人有中間路線，也有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意見或價值觀。波蘭年輕人的公民參與相對較低，年輕人參與社會或公民組織活動的比例較非年輕人低。只有3%的年輕人宣稱曾為政黨工作過，7%作過社會或公民組織工作，2.7%參與公會或類似的組織。波蘭年輕世代參與公民活動大致來說都是以事件為導向，將近10%的波蘭年輕人有運動徽章或旗幟，15%簽署請願，2.5%參加公共及合法示威（非年輕人為10.4%）和7%曾抵制某些產品。

超過70%的波蘭年輕人表示對政治和公共事務



JP 2 Generation（約翰保羅二世世代）（資料來源: Powiat Gniezno Web page/ Agnieszka Rzepala-Chmielewska）



波蘭的納粹主義者（資料來源不明）

感興趣，也將近70%的波蘭年輕人每週至少花半小時閱讀政治消息。風險社會也造成了一些破壞現象，首先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已高達25%，波蘭社會政治及工作部統計的全國總失業率是19%，其中每8名就有1名持大學以上文憑者找不到工作，受高等教育者不再是職位及良好的經濟狀況的保證。

將近十數萬的年輕及受過良好教育的波蘭人，移民到舊歐盟國家尋找更好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波蘭的結婚率在下降，新生嬰兒數也下降。如何最佳解釋當今波蘭年輕世代的社會畫像？我們認為其關鍵可能是在「日常機智」（everyday resourcefulness）的概念。我們界定「機智」為提供人們某些生活技能以應付生活環境（社會、經濟、政治、生物等）的基本適應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日常機智與更高程度的社會和運作智能息息相關。

在波蘭社會主義及戒嚴時期，波蘭年輕人主要是隨著父輩的關係擴展，這種聯繫網絡類似中國的社會「關係」，這種聯繫網絡協助當時的人們能獲取有限的物資及服務。在共產極權體系下，人們的日常機智主要表現在生存的鬥爭上。這種鬥爭的主要對手是無所不能的國家，但也可能是自己的同胞，無論是特定的個人，或具有「敵意」的派系和聯盟，道德的主張及所謂的公眾利益幾乎毫無作用。（引述自Piotr Glinski 寫波蘭公民行動者的文章，波蘭社會學評論 4/148）。

波蘭年輕世代的機智有多種形式，與老一輩聯繫網絡所實踐的效果類似。年輕人的機智很少來自蘇聯解體後的道德價值體系，而是受到現代道德相對主義所影響。對波蘭年輕人而言，原本家庭及社區的價值體系及道德判準應是核心價值，現在這一切都與家庭及地方社區內部社會臍帶的脆弱化相連繫。機智在這種情況下並未與廣泛的集體利益連結（有時它是的），而是與個人利益稍微有關。年輕人的創新機智不可能支持社會體系的平等主義形式，但在尊重、成功及聲望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條件下，年輕人能成為創造新方法的革新者。年輕人的創新機智越來越涉及長遠的計畫和目標，或甚至是與一般社會價值觀的行為相關，以及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的生活策略（引自Glinski）。

年輕人的機智也展現在工作上，有些調查報告顯示每五個年輕家庭中就有一個從事額外工作，這裡的額外工作不是只有第二份工作而已，而是第三或第四份。「全然工作主義」（Workoholism）是這種現象的最佳標籤命名，很多波蘭的年輕人向銀行借錢買自己的公寓房子—這是額外工作的首要需求。「影子經濟」在年輕人的機智裡也不缺乏，基本上它不同於一前文所提及的一非法工作及各種形式的詭計、詐騙或甚至乞討。

機智正以更劇烈的形式呈現社會創新行為，我們可能發現年輕人從事毒品買賣、偷竊和妓女，成



NO ACTA（反假冒貿易協定）
（資料來源：Agencja gazeta/Slawomir Kaminski）



足球迷（資料來源：Agencja G/ Marcin Kucewicz）

功、享樂、特權的外部壓力推動了上述所有行為。年輕人機智的黑暗面不只來自下層階級，也含括中產階級。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很高，目前是約為年輕人口的15%（包括官方的統計數字和自我陳述）。

針對當前年輕人的形勢分析突出了年輕世代的嚴重情況，年輕人的家庭和單身的年輕人在面對經濟危機的壓力下變得貧窮。我們觀察到年輕人口已儼然分為幾個群組，其中的精英群組受到良好的教養，以及另一種新型態的無產階級群組，他們擁有大學學位，不過他們必須利用餘生來償還各種借貸。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他們想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像他們的父母親在社會主義時期那樣具有創新的足智多謀。年輕人面對國家的正當性及政治制度的信任皆低的情況下，他們很難挽救自己的生存環境。他們生存在風險體系中，他們比老一輩承受更多不確定條件下的壓力，不過老一輩卻比較能應付危急狀態，長者深具道德感及一貫的價值觀，或許他們沒那麼創新，不過他們能正確判斷好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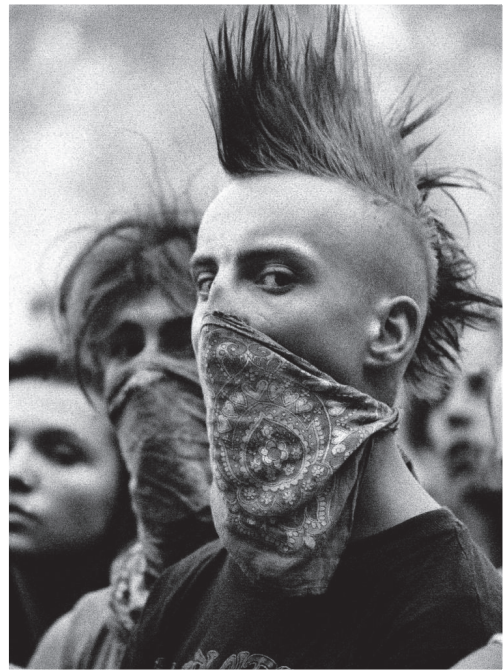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社會危機是短暫的狀態，如果在大聲疾呼之後，波蘭的年輕世代仍未有反應，年輕世代將面對危機之後的真正傷害，以及沒有未來的沙漠。

四、結論

中東歐國家在1989年之後的社會轉型是與前共產體制絕然斷裂的，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及文化全球化的實踐，讓不同文化的年輕世代有了共同關懷及比較基礎，Artur在文章最前面提到這點，但未進一步闡釋，可能先保留以做為將來台灣及波蘭年輕世代的比較研究吧。波蘭的年輕世代是具有創新能力的，因此我想Artur應該是樂觀地認為年輕人的未來世界是綠洲，不過當今風險社會所隱藏的危機仍是前所未有的，年輕人的創新機智也

可能導致負面的社會效果，在家庭及社會連帶越顯脆弱化的今日，假如個人主義毫無限制地凌駕集體主義，甚至遠離公共關懷，則年輕世代也可能面對一片沒有未來的沙漠。波蘭年輕人對社會及政治的信任度不高，想出走到舊歐盟國家的動機很強，顯然地對許多年輕人而言，波蘭並不是綠洲，而是沙漠。不過，不同於老一輩的處境，波蘭年輕人可以自由移動，這種對未來的自由選擇性對具有創新機制的年輕人而言，至少他們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我在中東歐求學及生活七年，我個人對他們年輕世代的感受是樂觀的，因為他們並未有像其老一輩的政治束縛或包袱，他們正以其創新的機智探索外在世界，以及實踐他們的人生目標。

（本文作者KOŚCIAŃSKI Artur，波蘭科學院社會學助理教授；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社會主義時期的波蘭龐克族—Jarocin Rock節慶
（資料來源：Web Galery/Zbigniew Woźniak）